

# 有梦有戏醉临川

□彭文斌

抚河是条梦河。朝夕之间，气象氤氲，古风与新风交织，风雅与烟火相互照应。走马灯一般的梦，成就了临川的高贵气质。

抚河是条戏河。一个汤显祖，将每一个汉字写出了人间况味，咿咿呀呀的宜黄腔中，唱不尽浮生如戏。桨声灯影里，浪花淘尽悲欢离合。

夜雨洗尘后，临川城变得尤为生机盎然。姹紫嫣红的鲜花将那位明代戏剧家的雕像托起，一群蝴蝶在慢慢飞，它们好像是从历史深处派出的使节，正缓缓拉开往事的帷幕。

闭上眼睛，我也能想象先生的模样。不必走进纪念馆，我也熟悉先生的生平。《牡丹亭》《紫钗记》《南柯记》《邯郸记》从那些故纸堆里站起来，站成敢爱敢恨的女子，站成有节有骨的伟丈夫，也站成抚河边的植物，倾吐着寻常日子的梦和戏、情和义。他们绕着亭台挥洒水彩，眉目传情，不觉芭蕉已绿，蝉鸣渐起。

我不止一次想，到底是临川成就了汤显祖，还是汤显祖成就了临川城？答案似是而非。答案并不重要。我只知道，到了临川，人生便变得多姿多彩，有梦有戏。

世上用情深者不少，自古痴人颇多。比如杭州女伶商小玲对《牡丹亭》情有独钟，“每作杜丽娘‘寻梦’‘闹殇’诸剧，春若身其事者，缠绵凄婉，泪痕盈目。一日演‘寻梦’，唱至‘待打并香魂一片，阴雨梅天，守得个梅根相见’，盈盈界面，随声倚地。春香上视之，已气绝矣。”更有扬州女子金凤钿一生吟读《牡丹亭》，“日夕把卷，吟玩不辍”，最后竟然留言请求家人以《牡丹亭》殉葬。无人能知，往返临川的船只，运来多少异乡的月光和目光，又运走多少戏和梦。

对于这些，汤显祖或许始料不及，科场一次次失意，官场一次次失望，他只想在生命的残山剩水之中写一些真情，留一丝温暖。从临川出发，装满梦和戏的种子播撒四方，遍及寰宇。纪念馆里很静，像晨曦里的抚河。我喜欢这种宁静，静中，方能得浮一大白，得一生之真谛。在这摒弃红尘的静中，我即兴写了这样的诗句：“明朝的临川，也有一群梁祝蝴蝶/他们被汤翁的笔墨喂养/一一取了名：杜丽娘、霍小玉、淳于禁、卢生/寻梦不悔，是一生一世的事情。”至情，至性，如此，汤显祖，才会挂冠而走，才能写出清激的戏曲，最终摘取了戏剧史上那枚桂冠。

蜻蜓低翔，时而与草木窃窃私语，时而追逐飞鸟。汤家山灵芝园里，汤显祖家族墓群被泥土和芳草所掩盖。附近，是一座新落成的陈展馆。我坐在那口东井的井圈上，似乎，一个王朝的时光在我的身下波澜起伏。汤显祖对东井有着特殊的情愫。他在文昌里的旧居曾经有门联道：“北垣廻武曲，东井映文昌。”在《吾庐》一诗中，汤显祖写道：“文昌通旧观，东井饮余晖。出入桥梁望，那惹佳气微。”此刻，先生离我很近。原来，只要相知，时间和空间不是距离。

向晚的汤家山愈加安静。有谁知道，这儿曾经屡遭毁灭，墓园甚至荡然无存。漫漫数百年，足以让抚河的须发皓白，也让临川的梦想长满野草。所幸，如今汤家山重见天日，再度接受后来者的膜拜。透过苍茫的历史叠影，我读到了汤氏家族的家风“四香箴”：“不乱财，手香；不淫色，体香；不诳盗，口香；不嫉害，心香。我也读出了

汤显祖成功的秘笈，家风，是他安身立命之本。

从汤家山沿巷道行不多远，但见那座古色古香的“儒林第”静候于余晖中。这便是中国戏曲博物馆。整个场馆占地面积两千三百平方米，分“戏曲纵横”“说文解字”“出神入化”“舞美风韵”“腔乐并茂”和“戏连中外”六大分区。一切，还是因汤显祖而起；一切，还是以“临川四梦”为轴心。沐浴于梨园的芬芳中，我不能不想起晚明夕照里那个踽踽独行的身影。斯时，戏曲被视为“小道”，不被众多文人雅客所重视，而汤显祖选择了一条充满荆棘的崎岖小径，用梦境演绎了纷繁世事，用戏曲礼赞了向往烂漫春天的先行者。

站在天井下，青苔点点，云影徘徊。我情不自禁地念起那首《七夕醉答君东》：“玉茗堂开春翠屏，新词传唱《牡丹亭》。伤心拍遍无人会，自招檀痕教小伶。”梦中有戏，戏中有梦，仿佛杯子里的醇酒，怡人醉人。

灯火点起来了。被灯火点燃的文昌里，如同摇曳着一树树繁花。我夹随于人流中，一道去寻觅古临川的意境。戏台上，有人在表演《牡丹亭》的片段。我听见至情至真的杜丽娘在唱：“但是相思莫相负，牡丹亭上三生路。”不远处，高耸的正觉寺古塔披一身绚丽灯光，仿佛也在专心聆听。是了，有梦有戏熏陶，万物皆有灵。

忽然飘起雨丝，绵密如网。蒙蒙胧胧中，我看见一个身影从晚明走来，他捻着美髯，悠悠吟哦道：“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，生者可以死，死可以生。生而不可与死，死而不可复生者，皆非情之至也。”

雨中，我以梦和戏为酒，等待四百年前的时光和故人回来。



我的家乡在宝鸡，它是一个山清水秀、桥满城的地方，玉带一样的渭河穿城而过，桥就是每个宝鸡人生活中必看的风景，各具风情的桥们摇曳在碧波之上，把城市的魅力显露在蓝天之下，印刻在发展的脚印上。

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宝鸡人，与桥结缘太多了，记忆的网里挤得满满都是。

小时候拿着乘车月票钻上双节车厢的2路公交车，就可以从繁华的中山路来到科技感拉满的清姜片区。胜利大桥上，车窗里飘出各种声音——“解放商场来新布料了”“长岭的冰箱可好用了”“一食堂的饭真好吃”……伴着人们的笑脸和密集的自行车铃声，来回飘荡，络绎不绝。桥就是打开广阔世界的连通器，桥两边有无穷无尽的新鲜事，也有回忆里的时代烙印。

大学毕业后来到渭滨区工作，学校东西两边都有桥。东边是自小就熟悉的胜利大桥，它是渭滨区的主动脉，在它的北面集中着政府、学校、医院、商场，人口密集，从早到晚热闹非凡。南面是鳞次栉比的大型国企。西边是新修的神农大桥。它宽敞亮丽，桥中间十个正红的彩虹造型分列两侧，人们都

## 家乡的桥

□毛浩

亲切地称之为“彩虹桥”。每当夕阳西下，河里的金波映照着它婀娜的桥身。站在桥上，遥望胜利大桥，宛若绿色画卷的渭河公园嵌入两桥之中，深深浅浅的绿色变化着各种造型，穿行其间看风筝高飞、花开叶落，日子也就流淌出了幸福。

学车时，刚开始上路练习，福谭大桥是常去的实训基地。教练是桥边村落里的土著，技术娴熟、态度温和，每次都会一边指导开车，一边讲述关于桥的故事。“挂挡、离合、轻抬、慢踩、目视前方、大胆开……”桥上那辆缓慢起步的学员车里，无数次驶进宝鸡峡的情影。现在每路

过这座桥，总会想起学车时的样子，它就像个温和、包容的智者，见证了许多宝鸡人从稚嫩走向成熟。

孩子训练乒乓球，在开车接送的8年里，我走得最多的是金渭大桥。它坐落在两区之间，是金台区和渭滨区的友好见证。该桥南接石鼓路，与宝鸡人民公园、宝鸡体育馆、宝鸡体育场相连。桥北是烟厂路，与宝鸡卷烟厂、宝鸡石油机械厂、西宝高速公路相连。桥下鉴湖如新，水波粼粼，鸟翔鱼跃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都是一帧绝美的照片，成为一代宝鸡人的青春底片。

家住姜谭路，不经意间，身旁就修好了一座网红桥——植物园大桥。它有独特的美貌，一问世就引来无数关注。抖音直播的歌手们在璀璨的灯光里把自己的歌声揉进这座便民桥中，让这座桥多了一点文艺气息。新福园的居民们也可以五分钟直达姜谭片区：看看工业园区的新产业、嗅嗅植物园的樱花香、共享中心医院的健康保障。每当夜幕降临，人们漫步桥上，沉醉在它的美艳之中。

现在，宝鸡的桥家族更加繁盛。从西向东看去——欧式风采的联盟大桥、日月同辉的团结大桥、庄严大气的盘龙大桥、造型独特的太古大桥、古色古香的凤凰大桥、充满现代气息的清溪大桥，即将通车的毓镇大桥、华丽的兄弟的陆港大桥……桥家族的兄弟姐妹日渐壮大，交织在渭水之上，让城市东扩的脚步走得更加稳健，让人民出行更加便捷，让家乡变得更加华美，让发展的道路更加通畅。

桥让城市横勾竖连，构建成为一体化的最美宝鸡。一座座惠民桥，就是一座座连心桥。幸福桥，也是通往宝鸡高质量发展的康庄大道。



## 玉兰花

□许亦会

玉兰花素雅、纯净、唯美，我爱玉兰花。

“草木知春不久归。”当柔和的阳光露出浅浅的笑窝，玉兰花便禁不住春日暖暖的爱抚，揉了揉惺忪的睡眼，一朵叫醒一朵。俏立枝头的有些鲁莽，有些大胆，竟然朵朵绽放；躲在枝下的变成了一个个小笔筒，又似一个个小喇叭，又若悬挂着的风铃在春风里叮咚作响；性急的像吹胀的气球，藏在枝间的探出指甲大小的骨朵，宛如亮晶晶的贝壳。它是石榴园里第一棵花树给我们送来的春的信笺，我的喜悦如湖中涟漪一圈圈荡漾开去。

春寒未定，料峭的北风吹到人脸有些生冷，与严冬的肃杀绝无异。天空一片灰白，人们躲到室内瑟缩着，脱掉的棉衣又裹在身上，“阳过”的人扣起了帽子。我灿烂的心情布满了阴霾，我担心玉兰花一树的花蕾，怎敌晚来风寒？

更让我担心的还在后头，雨横风狂，夹着雪花不停地下着。石榴园里灰黑色的葡萄藤牵拉着脑袋，像醉汉一样东摇西晃。土褐色的石榴枝在冷雨中瑟瑟战栗，胆小的樱花还是一树的光秃，蜷缩在厚厚的外套里。

我有些紧张，繁杂的雨声搅得我思绪不宁。雨淅沥地下着，打在玉兰柔嫩的花瓣上，打在它斜生的枝干上，花瓣上的雨滴如滚动的小球滑落，灰色的树干像涂了一层棕色的油漆。我看到那开得早的玉兰花悄悄闭合，紧贴枝干，昂首云天，花束一律朝上；花蕾收拢笑容，缩紧身子，在冷雨中咬紧牙关，挺直腰杆。你看，那裸露出来的花瓣还是粲粲的白。寒风威逼着它，冷雨胁迫着它，霜雪呵斥着它，它无惧无畏，傲然挺立。

玉兰花，你这风雨中的精灵啊！……

“春山暖日和风。”当我再次穿上卫衣，看那满树的玉兰花，斜伸的枝枝丫丫上，高高的树梢间，层层叠叠，似一堆白雪，若一团团棉花，朵朵含笑怒放，大方得体，舒展有致，屈伸有度，那忘情的绽放，极致朴素的美让人迷醉。那一盏盏精美的壁灯飘过一缕缕淡淡的香，让人不知归路。那温润厚实的花瓣温暖了我的心房，喜不自禁。

玉兰花，你宁静素雅，纯净明丽。历风雨而不折，经雨雪而不摧，受春寒而不屈，压而不倒，折而不弯，死地求生，这就是你的性格。我轻轻收下这春的馈赠，（藏起玉兰花的馈赠）心儿被春的喜悦溢满了……

夜黑魑魑，一丝亮光都没有。青禾躲在麦场边的麦草垛后，瑟缩着身子，可还是感觉风灌进衣领，脊背像浇了盆冷水样冰凉凄凉。野地尽头，远远传来鸱枭呜呜的叫声，青禾的心，一下像被人狠劲攥着，抽搐成一团。终于，村庄里传来呼喊声，青禾听清，那是爹娘和弟弟青苗的声音，青禾张着嘴“哇”一声哭了。

爹走到麦草垛旁，喘着气问：“青禾，你咋了？”

但娘一点不像爹，数落声爆豆样从嘴里蹦出来：“深更半夜你号丧呢？人不大脾气倒恁大，有本事你往远哩滚，现在就滚！”

青禾不说话，青禾只是哭。星期天，青禾和对门的小满玩弹珠，只三盘，小满衣兜的弹珠便被青禾赢走了。小满哭了，细声说：“青禾哥，我不玩了，将弹珠还我。”

“我赢来的，凭啥还你！”青禾一脸傲气地说。小满朝远处望了望，然后撇着嘴说：“鹤娃子，把我弹珠还我！”

“你说谁？！”青禾茫然瞪着眼。

小满轻蔑地“哼”了一声，然后一字一句说：“我说你是个鹤娃子！”

青禾的脸“刷”一下变白了。青禾知道，“鹤娃子”可不是村庄上空飞的鹤子，“鹤娃子”是村庄人嘴里说的父母抱养的孩子。青禾看见，远处房檐下



## 亲娘后娘

□秋子红

坐着的大人，忽然停下她手里的针线活，将目光齐刷刷投向他。

青禾将弹珠掏出来，狠狠攥在脚下的水泥地上，揉着眼出了小满家的院子。那天下午，青禾一个人坐在村口麦场边，青禾的心里，跟他眼前的世界一样空阔、凄凉……

晌午饭吃完，青禾领着弟弟青苗去北坡里割柴火，天擦黑，青禾背着满满一背篓柴火回到家。在院里刚放下背篓，青禾和青苗就往厨房跑。娘从后锅取出一块玉米面把子，递给青禾，青禾转身要往门外走时，朝青苗瞥了一眼，青禾看见，青苗手里拿的是一块麦面馍馍。麦面馍馍雪白，刺得青禾的眼睛和心一阵酸疼，青禾猛转过身，将手里的玉米面把子摔在案板上，含着泪嘟囔了声：“我不吃了！”

然后，就朝门外跑了……

爹蹲下身，擦着青禾脸上的泪水问：“青禾，到底是咋了？”青禾不说话，青禾只是哭。青禾明白了，小满说的是

实情。如果是亲娘，咋能那样待他？！

那一年，青禾七岁。七岁的青禾自此知道了，在这世上他和弟弟青苗有一个共同的娘，但一个是亲娘，一个是后娘。

青禾初中毕业那年，爹去世了。娘说：“青禾，你上技校吧，你弟还上学呢。”夜晚躺在炕上，青禾流了一夜泪，青禾的梦想是读高中，将来再读大学。青禾想，他要是有个亲娘该多好，梦想一定会变成现实。

青禾技校毕业进工厂上班头一年，弟弟青苗考上了大学。去庄东坟地里给爹上坟，娘说：“他爹，你知道吗，青苗考上大学了。”说罢，娘回过头对青禾说：“青禾，可要好好好供你弟上大学。”青禾重重地点点头。

每月工资一发下来，青禾雷打不动要给青苗卡上打钱。每次回家，娘总问：“给青苗的钱寄了吗？”青禾说：“早寄了。”青禾感慨，到底是亲儿子，娘的心真偏！

青禾结婚，和对象去了趟省城，然后将工厂职工宿舍收拾收拾，夜晚炒了桌菜，请工友们喝了回酒，婚就算结了。但弟弟青苗的婚礼办得气派而热闹。青苗的新房是娘请人装修的，雪白的墙壁，新砌的地板砖，专程从县城买来的家具，整个房间敞亮而阔气。青苗结婚那天，亲戚四邻都来了。娘忙出忙进，脸红彤彤的，像汪着层幸福的蜜。中午坐席吃饭多喝了酒杯酒，青禾哭了。别人打趣说：“青禾，你弟弟结婚，你哭个啥？”青禾说：“我高兴嘛。”

忽一日，娘病了。娘在医院的病床躺了近一个月，眼看人不行了。临终前，娘将青禾青苗叫到床前说：“青禾，娘知道你心里老想着，你不是娘的亲儿子，其实你是娘亲亲的亲儿子。村里人说你是‘鹤娃子’那些话，起初是从娘嘴里说出去的。”

娘喘口气，继续说：“你爹清早去镇上赶集，半道上见路边一个襁褓里包着个孩子，脸冻得乌青，你爹捡起襁褓折身回了家，青苗就是这样来到咱家的。青苗是个可怜娃，没亲爹亲妈，娘想，娘这辈子不能再亏待他。”

娘说完后，就闭上了眼睛。青禾跪在娘身旁，叫了一声“娘——”，扯着声哭了。

在青禾身旁，青苗哭得比青禾更伤心。



已经有好几天没有晨跑了，又是下定决心去跑步的一天，决心天天有，真正付诸行动的并不多。下楼到三岔路口，心里也分岔了：直走，去学校吃早点，到操场跑步；左拐，向南到运动公园跑步，然后买早点；左转向北，到父母家吃早点。犹豫片刻之后，还是去父母家吧，说不定他们又在等我，父母在的地方永远是家。

父母现在住的地方离我家只有2000步，我来回来回走，居然可以走出标准的2000步，一步不多，一步不少。一路向北，穿过一大一小两个十字路口之后，右拐进一条小路，在一个Z字路的尽头，便是我的目的地——父母家。

这样的距离对于成年人来说运动效果实在很有限，所消耗的能量大概还不足一块小面包，而去了之后的“福利”会远远大于消耗。

通常，母亲给我做的早餐是：牛奶冲燕麦片，外加两颗鸡蛋，再加两块蛋糕或两块月饼或两块馍片。因为他们坚持认为双下巴的我还是缺营养。

今天去了，母亲已经做好了他们两个的早点，因为不确定我去不去，所以并没有给我做。看着我进来，母亲说：估计你会来，所以还没有洗锅，就等着你呢。

母亲先把碗放好，然后倒了满满的一碗，牛奶满得似乎要高出了碗沿，需要嘍一口才可以移动碗。他们盯着我吃，直到我喝完最后一口牛奶。在母亲家我永远有一种被当作孩子得到充分关心的感觉。吃完早点没有寒暄几句，我便要返回，很多事情还等着我去做。父母坚持要送我到路口，知道多说无益，就让让走吧。

以前只是母亲腿疼，父亲的腿尚好，今年父亲的腿也开始疼，

疼到要吃止痛药缓解疼痛的程度，也去过几家医院，但似乎并没有什么好的办法，大多也是治表不治里，起不到多大作用，后来父亲干脆就不去看了，说人老了，零部件磨损是正常的。平时不太注意，也发现不了父亲的不便之处，只是觉得他动作缓慢，只有父亲坐下之后再站起，明显感觉他颇为吃力，需要扶着什么或要旁边的人搀扶一下才行。今天也一样，我搀起了父亲，感觉他走路身体有些不平衡，几步踉跄之后才略微好一点，但走的时候，人整个身体还是有些倾斜。

父亲是典型的北方男人，高大帅气，一米八多的个子，年轻的

时候也是球场上帅气的焦点。记忆中的父亲走路强健有力，声音浑厚而有磁性。如今，倾斜着的身体如打仗后斜插向地面的箭，单薄而孤独。庆幸的是，不管怎样，他与母亲能相依相守，相濡以沫，可以互相扶持，安度晚年。

出了大门，我说回去吧，便头也不回地返回，因为回头肯定能看见他俩靠在墙角，目送我远去。

朋友说她每次回家看母亲都不敢回头。她的父亲十年前去世，家中只有老母亲，自己的儿子是由老母亲一手带大的。每到周末，儿子便嚷着要去外婆家。孩子今年上初一，学习非常紧张，所以后来

便很少有时间去了。有一次儿子对她说：“妈妈，你看我外婆多可怜。”她说：“怎么可怜了？”

儿子说：“虽然外婆与舅舅住一起，可是舅舅舅妈每天上班忙，周末难得在家里待一会儿，外婆整天一个人多孤独啊！”

她打断了儿子的话：“小孩子一天瞎想什么？谁说外婆孤独了？我不一直去看望吗？”其实她心里明白，孩子说的是对的。虽然说自己也离母亲不远，可哪个中年人的生活不是焦头烂额、一地鸡毛，能够前去探望父母的时间也是少之又少，陪伴老人的时间就更少了。她每次要走，母亲都要坚持送到大门外，每次她都不敢回头。

前几天她给我送来了一箱桃，说下午去老母亲家带回来的，虽然看着不好看，但味道还是小时候的味道，让我尝尝。回到家赶快洗了几颗来吃，果然是曾经的味道。是老桃树上结的那种桃子。现在大多数桃树是改良之后的品种，果肉肉多，甘甜无比，但却不知道缺少什么，不像以

前的老桃，虽然个头不大，表皮还略带一点苦涩，但吃后却回味无穷。我细细品味，分享着来自另一位母亲的爱。

昨天忙完工作，已经是下午七点，几天没去父母家了，总觉得心里缺了点什么，便匆匆去了一趟，屁股还没坐稳，母亲便催着我回家。

“天黑了，你又不开车，早点回去，免得路上不安全。”

在父母家呆了不足十分钟，我又返回。以前只要天色一暗，父亲便会坚持把我送到灯光明亮的大路上。那时父母住的地方在一个深深的小巷里，小巷里还有一个不小的坡，只要我不开车，父亲都会送我到岔路口，甚至会继续陪我走到十字路口，看着我过马路。好几次夜幕降临，我已远远回头望，父亲还站在那里……现如今，父亲腿疼走不了几步，我不让他送，他便也不再坚持，靠在门口的墙边看着我走远。

黑漆漆的夜幕下，我迅速地前行，马上就要拐弯了，回头望，灯火阑珊处的父亲，逐渐变得模糊……

## 灯火阑珊里的父亲

□高冬梅

已经有好几天没有晨跑了，又是下定决心去跑步的一天，决心天天有，真正付诸行动的并不多。下楼到三岔路口，心里也分岔了：直走，去学校吃早点，到操场跑步；左拐，向南到运动公园跑步，然后买早点；左转向北，到父母家吃早点。犹豫片刻之后，还是去父母家吧，说不定他们又在等我，父母在的地方永远是家。

父母现在住的地方离我家只有2000步，我来回来回走，居然可以走出标准的2000步，一步不多，一步不少。一路向北，穿过一大一小两个十字路口之后，右拐进一条小路，在一个Z字路的尽头，便是我的目的地——父母家。

这样的距离对于成年人来说运动效果实在很有限，所消耗的能量大概还不足一块小面包，而去了之后的“福利”会远远大于消耗。

通常，母亲给我做的早餐是：牛奶冲燕麦片，外加两颗鸡蛋，再加两块蛋糕或两块月饼或两块馍片。因为他们坚持认为双下巴的我还是缺营养。